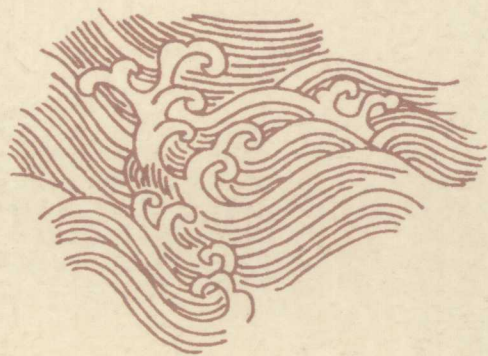


熊召政

著



中国小记

中国海潮出版社

中国之大，沧桑变化之巨，倾其东海水以书之，犹不足以表现，然我只能小处着墨以记之，唯愿能短中见长，让读者品出一些滋味来。



长篇历史小说《张居正》作者
茅盾文学奖得主熊召政最睿智散文结集

中国海潮出版社

中国小記

■ 熊召政 / 著

中国小記

中国小記

ZHONGGUO XIAOJI



中国小記

100011 北京 中国小記

100011 北京 中国小記

中国小記出版社

中国小記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小记 / 熊召政著. —北京: 中国海关出版社, 2009.2

ISBN 978-7-80165-499-1

I. 中… II. 熊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50998 号

中国小记
ZHONGGUO XIAOJI
熊召政著

中国海关出版社

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东土城路甲 9 号 (100013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4203697 84252703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64227190-668

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: 175 千 开本: 16 印张: 16.5

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165-499-1

定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自序

自二〇〇二年岁暮写完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《张居正》后，到现在近六年的时间，我极少写诗，更没有写小说，而是以写作散文与随笔为主。

记得二十三年前，我陪恩师徐迟前往黄州东坡赤壁游览。在二赋堂前，他问我：“你知道《前赤壁赋》多少字？《后赤壁赋》又是多少字？”我一时愕然回答不出。迟老责备我：“你当了作家，怎么连这个常识都不知道？”我当时脸色赭红，始终语塞。迟老接着说：“《前赤壁赋》总共六百四十四字，《后赤壁赋》短一点，四百四十九字，少了一百九十五字。但《前赤壁赋》比《后赤壁赋》写得好。我曾经想试着改《前赤壁赋》，试了多少年，仍一个字也改不动。这是真正的字字珠玑。你写文章，恨不得上午写完了，下午就拿去发表，不肯养。一个孩子也得十月怀胎呢！文章就是你的孩子，你要养，要优生优育。我现在坚持写短文章，只有短小了，才可能成为珍珠，成为钻石。”

这一席话，对于我来说，是真正醍醐灌顶。往常，只记着刘勰在《文

心雕龙》中所说“登山则情满于山，观海则意溢于海”，认为这是物我相融的妙境。但认真分析《前赤壁赋》之后，我才悟到，这“满”和“溢”，是指情感的饱满度和喷发的状态，并非文字的宣泄和语言的狂欢。至此，我开始注重短文的写作。

近六年来，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以及生命体验的复杂，当然，也因为各地报刊的约稿，我的散文的写作有了一个小小的高潮。我侧重写千字文，力争在短小的篇幅内，写出宏阔之美与隽永之境。此类写作，首先要追求言之有物，而后是言之有味。言之有物，则必须见的事儿多；言之有味，却须情理说得透。至于何处点到为止，何处欲说还休，则关乎学养和感悟。东坡先生说“厚积薄发”，这是短文写作的不二法门。

感谢中国海关出版社，要为我出一本散文集。我便选了五十余篇短文，名曰《中国小记》。取这个书名，其意在“小记”二字上。中国之大，沧桑变化之巨，倾其东海水以书之，犹不足以表现，然我只能小处着墨以记之，唯愿能短中见长，让读者品出一些滋味来。

武汉梨园书屋

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二日

目录
……
第一輯

20、蘇詩黃登

90、關王廟登中雨

47、蘇詩黃登

18、老古山云

28、蘇詩黃登

88、烟花三月下扬州 / 3

19、閬中小記 / 8

菩提本无树 / 13

20、桃花潭記 / 18

00、宣紙試墨記 / 22

辽上京的黎明 / 26

长白山秋色 / 30

镜泊湖的黄昏 / 34

茅台酒夜饮 / 37

对汉江的期待 / 41

谒汤阴岳飞庙 / 44

漫步姜里城 / 49

651、惦记汉中 / 53

嵒溪半日 / 58

第二辑

目
录

第
一
辑

第
二
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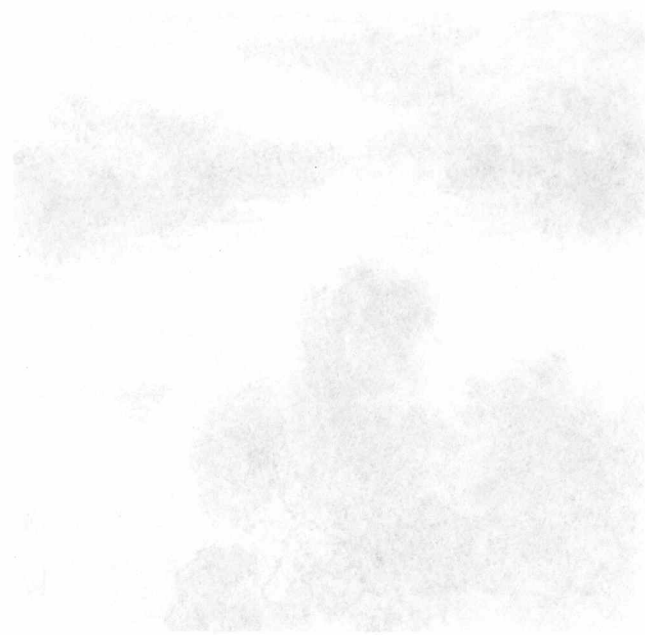
- 登黄鹤楼 / 65
- 雨中登滕王阁 / 69
- 岳阳楼散记 / 74
- 访云山古寺 / 81
- 登赣州郁孤台记 / 85
- 普陀山极乐亭记 / 88
- 昆明昙华寺对弈亭记 / 91
- 杭州洗心亭记 / 94
- 泰山普照寺筛月亭记 / 97
- 华山下棋亭记 / 100
- 芒砀山记 / 103
- 厉山本记 / 105
- 绥中碣石记 / 108
- 南宁赋 / 112
- 帅巴人赋 / 116
- 宜兴紫砂赋 / 118
- 西气东输赋 / 120
- 武汉天兴洲大桥赋 / 123

62 目 录

第三辑

- 饮一口汨罗江 / 160
- 问花笑谁 / 165
- 关于弥勒佛的对联 / 173
- 寒山寺的钟声 / 180
- 欢喜佛与媚态观音 / 185
- 地藏菩萨的誓言 / 192
- 红豆 / 197
- 古树 / 200
- 春酒 / 203
- 魂来枫林青 / 206
- 鸟与僧 / 209
- 石阶上的化石 / 213
- 收藏积雪 / 215
- 访洛阳白园 / 219
- 漫步在蛇骨塔下 / 223
- 周庄的迷楼 / 229
- 说不尽的老房子 / 234
- 雪窦飞瀑 / 240
- 游九曲溪 / 246
- 峨眉山散记 / 127
- 访成都杜甫草堂 / 135
- 初到双峰荷叶乡 / 142
- 访严子陵钓台 / 146
- 游洞庭西山记 / 151
- 龙舟 / 155

第一辑



烟花三月下扬州

儿时就背诵唐人李白《送孟浩然之广陵》的绝句，童稚时只觉得它好，但好在哪里却说不出来了。中年以后，才悟出这诗的妙处全在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这一句上。

扬州古称广陵，人们又叫它维扬。清代之前，扬州因靠着大运河，一向被誉为南北枢纽，淮左名邦。以今天的地理概念，扬州在苏北，不属江南。但古人自北方舟船而来，一入扬州，心理上便感觉到了江南。乾隆皇帝六下江南，其第一站盘桓之地，都定在扬州。江南是以长江为界的，从这层意义上，扬州不算江南，但它处在淮河以南，属不南不北之地，且扬州的人文风气，山水风光，都是近南而远北。杜牧在扬州留下的诗句“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”，便绝不是凛冽的北地所能产生的情境了。

◎山水画《扬州瘦西湖》，描绘尺水玲珑瘦西湖



历史上的扬州，自隋至清一千多年间，虽屡遭兵燹，却不掩其繁华锦绣的气象，大凡一个城市，就像一个人那样，命运各异，有好有坏。有人终生困顿潦倒，喝凉水都塞牙；有人少年得志，到老也无灾咎。扬州属于那种“贵人多难”一类，比起这杭州、苏州，它受到蹂躏最多。但每遭蹂躏之后，它总能顽强地恢复生气。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”，这八字用在扬州身上，也是合适的。

记载扬州古时的繁华，典籍甚多。但最好的要数清代乾隆年间李斗先生撰著的《扬州画舫录》了。杭州、苏州乃人间天堂，值得记述的盛事比扬州还要多。但无论是张岱的《西湖梦寻》还是顾禄的《桐桥倚棹录》，都不及李斗的这本书。尽管张岱才情很高，是一代大家，但作为城市的记录，他之考证与阐释，均没有

下到李斗那样的工夫。李斗之后，另一位扬州人焦循写的一本《扬州图经》，也是一本好书，但史的味道太浓，非专门的稽古钩沉之士，恐怕很难读它。

古扬州最令人向往的地方，当在小秦淮与瘦西湖两处。其繁华、其绮丽、其风流、其温婉，《扬州画舫录》皆记述甚详。西湖之名借于杭州，秦淮之名借于南京，但前头各加一“瘦”与“小”字，便成了扬州的特色。我一直揣摩扬州人的心理，天底下那么多响亮的词汇，他们为何偏爱“瘦”与“小”呢？这两个字用之于人与事，都不是好意思。我们说“这个人长得又瘦又小”，便有点损他不堪重用；说“他专门做小事儿”，便暗含了鼠目寸光。时下有种风气，无论是给公司取名，还是为项目招商，均把名头拔得高高的。三个人支张桌子，弄台电脑，派出的名片却是“亚洲咨询公司”一类；两三张食桌的厅堂，美其名曰“食街”。总之，能吹到多大就吹到多大。照这个理儿，瘦西湖完全可叫“大西湖”或“金西湖”，小秦淮也可叫“中国秦淮”或“银秦淮”了。古扬州城中，虽然住了不少点石成金的商人，但铜臭不掩书香，负责给山水楼台命名的，肯定还是李斗、焦循这样的秀才。这两处名字最令人寻味：西湖一瘦，便有了尺水玲珑的味道；秦淮一小，也有了小家碧玉的感觉。如此一来，山水就成了佳丽一族，而扬州城也就格外地诗化了。

如是，话题就回到“烟花三月下扬州”上头，知道扬州的地理与历史，就知道什么季节到扬州最好。因为没有红枫，更没有

与红枫相配的壮阔逶迤的峰峦沟壑，秋老时分到扬州的意义就不大。杜牧说“秋尽江南草未凋”，未凋并不等于葳蕤，失了草木欣欣的气象。莺歌燕舞的三月却不一样：那杨柳岸畔的水国人家，那碧波深处的江花江草，园林台榭、寺观舫舟，一色儿都罩在迷离的烟雨之中。此时的扬州，那些硬硬的房屋轮廓都被朦胧的雨雾软化了下来，曲折的小巷浮漾着兰草花的幽香。湖上的画舫，禅院的钟声，每一个细节上，都把江南的文章做到了极致。

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，这样的句子把我们东方人的审美意趣，写得如同梦境。在三月的扬州，我们是可以寻

① 古画：描绘烟花三月的扬州城景



到这种梦境的。

为了这梦境，我曾动了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念头。二〇〇七年，我打听何处可以雇一条船，邀二三好友于黄鹤楼下出发，一路吟诗作画，听琴吹箫到扬州去。结果人家告诉我，现在从武汉到扬州，根本无水路可通。后来打听到，从杭州或苏州出发，可从运河到达扬州。我又来了兴趣，让朋友去觅一只画舫。事情也未做成，其因是这一段运河虽然畅通，但除了运送货物的商船，渡客的帆舟早就绝了踪迹。

由此我想到，坐一条船于烟雨濛濛的江上，去拜访唐代的扬州，已是完全不可能了。扬州的繁华还在，但唐代的风流不再。若有意去欣赏今日生机勃勃的扬州，只能自驾车从高速路上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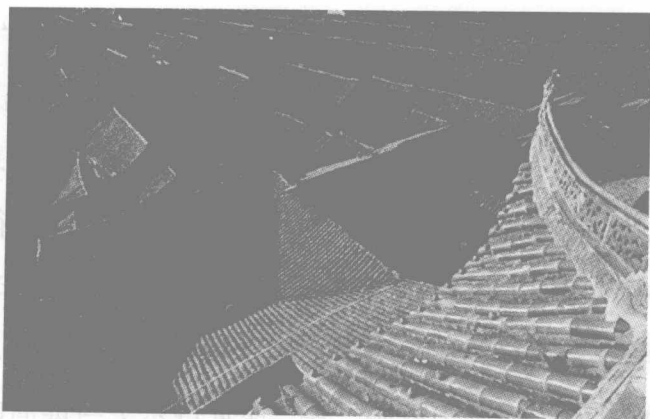
阆中 小记

车抵阆中，天已薄暮。

还在南充过来的路上，朋友就告之，已为我在阆中老城的水码头客栈订好了房间。乍一听客栈这两个字，心里头温温的，便产生了异样的感觉。因为这个词不属于现在的时代，填充它的内容，除了武侠小说中的刀光剑影，就是唐宋明清中的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了。

即至踏着松影一般的暮霭来到水码头的门前，看到门楣上悬着的乌木匾店号以及一进五重的深深院落，我真的以为一脚走进了唐朝。

我们经常夸赞时代的进步，若认真探究，则这进步都是功能上的发展，并非有质的改变。譬如穿衣，只不过从围着兽皮发展到布匹毛料；于交通，则从独木舟发展到轮船，从毛驴儿发展到



轿车；于饮食，从茹毛饮血发展到珍肴玉饌；于栖身，从岩穴发展到多功能的住宅。衣食住行的本质没有任何改变，唯一改变的，就是科技含量高了一些，内容丰富了一些。这好比计时器，虽然从远古沙漏发展到今日的电子钟，但是，我们因此改变了时间吗？

富也罢，简单也罢，激烈也罢，恬淡也罢，就像这客栈，虽然在别的城市里早就换成了宾馆、酒店之类的名称，但歇息下榻的功能，从来就没有改变过。

但是，客栈之于阆中，却是非常的贴切。因为这两个词，都在历史中承担着特殊的文化符号。

阆中建城，已有二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，真正的长寿老人啊！它与云南的丽江、安徽的歙县、山西的平遥并称为四大历史文化名城。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太多了，如北京、洛阳、成都、西安、杭州、苏州等，那都是演绎过民族的爱恨情仇的大城。上述四座，应是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四小花旦了。和另三座古城相比，地处川北的阆中，似乎名声要小一些，大有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